



## 茴香和香椿

北京最吸引故鄉人的蔬菜，就是茴香和香椿。茴香長年都有，它像韭菜一樣，割了會再長。香椿一年只有一季，看見一把把紫色的3寸嫩芽香椿上市，就知道春天到了。香港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這兩樣，想方設法回到京城吃，每次都吃不夠。

香椿不是長在田裡，是長在樹上，很早以前家裡有一棵香椿樹，春天一到長滿枝芽，摘下嫩芽可以炒雞蛋、可以拌豆腐、可以做炸醬麵的菜碼兒，那種特別的味道，馬上令食物別生特色。香椿在飯館裡也能吃到，冬天也有得吃，是用鹽醃過的香椿，變成了黑綠色，沒有了清香味。最好吃的是炸香椿魚，只有在家裡吃得到，把嫩芽裹上麵粉雞蛋下油炸，外面焦脆裡面鮮香，形似小魚因而得名。因為原材料少，每人只能吃上三五條。每到吃香椿的時節，就懷念家裡那棵香椿樹，後悔搬屋的時候忘記帶着它。

茴香外國也有，也叫茴香。一個個大大的白色茴香頭，長出些綠枝，幾次想買來試試，但怎麼看也和北京的茴香不是一回事。茴香很像野草，有股無法替代無法形容的味道，北京人吃茴香就像上海人吃薺菜，此味他鄉難尋覓。包餃子、包

包子、做餛飩，永遠吃不厭。有一次包茴香餃子招待幾位香港和美國朋友，他們從來沒有吃過，吃得上了癮，常常詢問哪裡可以買得到？茴香和香椿這兩樣香港從來沒有賣，這些天竟然一起在街市出現。大城的朋友們每天在網上買菜做飯，晒出的照片裡都沒有這兩樣菜，看來他們買不到。疫情嚴峻，這兩樣希罕物都來了香港。

仔細一查，香椿的種植基地不在北方，而在四川達州市大竹縣，目前新鮮香椿第一茬正是摘收的時節，往年通過專車收件、航空運輸，確保採摘下來的香椿48小時內送到全國各大城市。今年香椿收成好，產量能達到1.5萬噸，總產值會突破6億元。受疫情影響，餐飲行業不景氣，百姓不能上街買菜，香椿鮮芽市場需求大幅縮減，於是把新鮮香椿運來了香港。

見到有賣真是歡喜，馬上買回來。茴香雖說常年都有，可是很容易變得不新鮮，千里帶回來，用紙包好放入保鮮袋存進冰箱，也只能保鮮兩天，打開一看已經出現不少黑葉。現在新鮮的茴香包餃子、剛出芽的香椿炒雞蛋，放上微信一晒，把大城的親朋們嚇了一跳。可惜疫情當前，不能把時常記掛的朋友們請來吃一餐。



## 復課準備

新聞講如果香港連續28日沒有新冠肺炎病毒的本地個案可能會考慮復課，先在大學中學開始，然後到小學幼兒園。

如果疫症得到控制這是莫大的喜訊，不過現在剛發現有個別病例的潛伏期有24日，也有個別轉了陰性脫離隔離期，回到家後定期去醫院覆診才發現又轉陽性。對於什麼時候復課我相信政府的疾控中心和一些傳染病專家會根據香港的具體情況再作詳詳考慮才決定。

地少人多，校園細小是香港的特色，如果小學生和幼稚園的小朋友復課，有很多細節要留意及上學前要預備的東西，包括：

- 1) 口罩：小朋友口罩，要視乎孩子的面形買不同年齡組大小口罩，太鬆無作用，太緊了小朋友不舒服，孩子們講話多，噴在口罩上的口水多，可能要多帶兩三個放在書包必要時更換。孩子們有很多時候不自覺地將口罩拉下而沒有覆蓋口鼻，戴了等於沒有戴，趁這段時間要教導孩子怎樣戴口罩。
- 2) 勤洗手：孩子們喜歡用手到處摸，又掉眼掉鼻，所以要養成一個習慣定時洗手，但洗手液最好是溫和的，因為小朋友的皮膚很嫩，太多的鹼液可能會導致皮膚敏感。
- 3) 搓手液：含有酒精的搓手液不是人人適合的，有些人對酒精敏感以致皮膚出疹，而且小朋友的皮膚比較嫩，容易引致乾裂，所以必要時才用，用後最好用護手霜。有時用清水洗手好過。用過酒精的手不要掉眼，小朋友之間不要貪玩將酒精互噴。
- 4) 孩子們幾個月不見現在重逢可能有很多親熱的動作，要告訴小朋友盡量不要互相擁抱，如果不戴口罩要保持相應的距離，吃飯時不要將吃過的東西互相交換來吃，以前我見過一些孩子為了省錢買一罐汽水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其實並不衛生。
- 5) 坐校車時也要特別小心，完全密封又怕空氣不流通，打開窗口又怕小朋友把手伸出去。而且在車上孩子們要保持戴口罩。
- 6) 上體育課時，老師應該會根據具體情況考慮讓學生是否戴口罩。
- 7) 校園的洗手間清潔要更加頻密，教導小朋友如廁之前和之後都要洗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男孩子要男廁常常「比高度」，老師和工友要規勸他們不要這樣做，影響清潔。

復課不需要畏懼，但一定要做好準備功夫。



## 你對病毒會感到恐慌嗎？

有沒有你身邊的人感染過新冠肺炎病毒後，真的走出來跟你分享那個感受？

我有，我真的有。我的中學老朋友父母去了「鑽石公主號」郵輪，在船上染病。他全家都去了，只有兩人感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到了船上10天的時候染病，再在日本醫院住了兩個禮拜，就這樣在外折騰了一個月。我問他們的感想？回話：沒什麼好怕的，沒有留下任何陰影，將來還會繼續上船去遠行。

為什麼這麼開朗？因為他們雖然感染，但並未有什麼難受的過程。

你知道嗎？兩人感染，又或者更準確地說，被檢測呈陽性反應後，竟然加起來發燒時間只有一天！這是何其短的時間。我問他們發生在什麼時候？他們說，是在船上最糟的時候！

那麼下船後在醫院裡，都經歷了什麼遭遇？原來，什麼都沒有。他們獲得了一間雙人房，就待在裡面隔離，每天三餐，等就是了。

我問，他們有否接受什麼治療嗎？原來完全沒有！他們就只是等而已，治療中完全沒有藥吃、沒有針打，更沒有什麼儀器使用，完全就是等時間到。這是日本醫院的疏忽嗎？我們對日本醫療還

是有信心的嗎？他們並不是去臨時醫院，而是正常醫院。這明顯是對絕大部分沒有什麼症狀的病人的處理方式。

我問他們最困難的一點是什麼？他們說，就是食物。難吃嗎？不是，但每天都是吃魚生和手卷，沒有熟食，實在不習慣。於是，我朋友飛去日本，住在醫院旁邊，每天給他們送食物。

看到這樣的經歷，你真的會對這個病毒感到很恐慌嗎？

但近日，歐洲不斷傳來消息，意大利和法國確診新冠肺炎人數，不斷上升，德國和英國都要準備好全國應對疫情的方法。當看到平日幾萬人湧入觀看比賽的球場變成空無一人，設計龐大金額的足球聯賽都竟然能暫時停止甚至最終腰斬的時候，大家或許有種世界末日之感。就如昨天，我還看到有名人宣佈感染了病毒，是正在澳洲拍電影的湯漢斯。

當看着這些新聞時，你可能想：「啊！真的好可怕！」我卻沒有什麼感想……雷聲大雨點小的事情，我看得多了。風雨過後回頭看，不會覺得是什麼。



沒有陰影！繼續會上船去旅行。 網上圖片



## 從 BangBang 到 TDC 之二

思維屬於 Old School，倫敦設計學院老師們告誡：必須服務其他品牌，尤其集團式機構學習起碼五年以上，集腋經驗才好獨當一面籌組工作室，推出自家品牌。

背負這種傳統信念，在 BangBang 上班未幾，此前透過《南華早報》求職版 Classified 獲接見的長江製衣集團卻來電要求第二次面試 (Second Interview)……

最初推卻，感覺初出茅廬，上不了幾天工即辭職，傳開去名聲不好 (老派人的道德觀念)，但在 BangBang 兩星期後，感覺舊牌子新組合有點不成熟，跟家人商量後，認為即管到長江見見，才再考慮。

感謝陳先生陳太太的聘用，除了之前倫敦及歐洲的半工讀 (倫敦仍然存在 Whistles 時裝店) 與短期系列工作 (意大利及瑞士)，那是我人生首份全職工作，感謝長江製衣集團陳氏家族的包容，在職兩年半除了設計，根本便是一個製衣及品牌管理的全盤培訓，其間多次前往歐洲及東南亞出差見識等等，獲益良多。

相信主席陳瑞球先生 (四叔) 在本港製衣行業舉足輕重的地位，給予不少無形晉升機會；踏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貿易發展局 (HKTC) 良心發現，開始扶植本地設計人才，除了應用他們的設計作品放到亞太區首個、亦是規模最大的時裝盛會「香港時裝周」中展示、推廣 (過去多年從英國請來的「專家」策劃時裝周，起用幾乎全盤國外買來的設計及舶來模特兒)，也在官方刊物《Apparel》重點推介被挑選的有質素設計

師……入行半年，沒人比自己更清楚：沒有最青澀只有更青澀！

當 TDC 的設計師推廣計劃落在自己肩上，既驚喜且喜，不用自己撫心自問，在職時間及經驗都比我長的同事直截了當地向我發問：才剛過試用期，閣下何德何能代表我們登上這個門檻？

代表他們？我只代表自己，與同事無關。

如果沒遇上如此直接真難的異議，暗地裡可能會將難能可貴的機會推卻，「遇強愈強」是我天生本能；既然如此，欣然接受 TDC 的邀請，也投入入行後首回挑戰：不求與任何名師或潮流相近，處身一眾同行名牌大拿大姐中間，不慌不忙就用二十多歲對設計與生活如何互動的概念交出功課。

事後獲知，玉成好事除了首份工作也是最後一份打工背後集團主席不用發聲的影響力；TDC 當年時裝部門的兩位正副主管 Hilary Alexander 及 Godfrey Malig 一力承擔推薦，才在香港開展工作半年內，沒任何家族背景，也未曾參加及贏得本地任何設計比賽，卻幸運得到重要的提升機會。



1989年1月香港時裝周，山東抽紗之農兵系列。 作者供圖



人類的電子顯微鏡技術愈來愈先進，可以幫助人們肉眼觀察單個原子，清楚地看到各種病毒和癌細胞的外部形狀，清清楚楚。原來，病毒和癌細胞的外部表面是幾何平面組成的圓球形，這些幾何平面可供人類利用，釘上金屬化合物的分子或者原子，讓藥物或者放射線準確地將病毒或者癌細胞炸死，而不會傷害正常的人體細胞，這將會大大提高治療癌症的機會，大大降低成本，延長了人類的壽命。人類壽命超過100歲的時代，不久就會到來。

美國研究人員已經開發出一種新的超聲波技術，能有效消滅癌細胞，同時保持健康細胞的完整，其秘密就在於調整超聲波的頻率，頻率愈微小，殺滅癌細胞的能力愈大，而對正常細胞毫無影響，其方法就是利用了癌細胞的幾何形平面，貼上了金屬原子或者其他化合物的分子，形成了有形的靶心，讓超聲波準確地射向靶心，百發百中。

研究人員從人體和小鼠身上提取了結腸癌和乳腺癌細胞，在培養皿裡進行了這種新技術的實驗，同時對包括免疫細胞在內的各種健康細胞進行測試。他們發現，大量癌細胞被破壞，而健康細胞安然無恙。研究人員表示，目前新技術還處於研究初期，尚未進行動物實驗。這項研究表明，超聲波可以根據癌細胞的幾何平面的機械特性將它們作為靶點，通過調節刺激的頻率可以發現癌細胞和健康細胞截然不同的反應。

目前，人類治療癌症有四種辦法：化療、

# 「釘着」癌細胞或病毒，人類壽命更長

放療、免疫療法 and 手術切除。前面兩種辦法，如果能夠把金屬和藥物發展到原子或者分子級別，就可以牢牢地釘在癌細胞的表面，作為定位的手段，好讓藥物的導彈或者超聲波導彈，殺死癌細胞。

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2月7日宣佈，將與澳洲領先的癌症醫療服務商 Genesis Care 開展一項耗資約510萬澳元 (約合2,600萬港元) 的癌症聯合研究項目，通過名為「治療診斷學」的新興手段，開發出針對某些「最致命、最難治」癌症 (如腦癌、胰腺癌和卵巢癌以及已發生轉移的癌症) 的新療法。

「治療診斷學」是指分子水平上的診斷和治療一體化，具體來說，首先尋找癌細胞獨有特徵，然後設計特殊分子附着在癌細胞上。「治療診斷學」屬於精準醫療，其療法只會精準攻擊癌細胞，而非同時攻擊癌細胞和健康細胞。這些特殊分子，一般都是利用稀土元素鈾、釷、鎳或鉍其合金，有時候是黃金或者白金，製作成納米級別的微粒或者納米探針，再用細胞的蛋白質進行封裝，進入人類的血管裡面之後，都能夠發射出短波的紅外光，人體外部有光學儀器追蹤人類的器官，如果有癌細胞存在，這些納米級別的微粒就會自動地黏貼着癌細胞的幾何平面，光學儀器就能接收到這些短波的紅外光，發現腫瘤所在的位置和形狀，然後進行超聲波放射，輕而易舉把癌細胞殺死，但又不傷害正常細胞。「治療診斷學」可能會像免疫療法等新興療法一樣，成為人類抗擊癌症的又一主要武器。

「治療診斷學」的高分子理論也大量運用到抗擊新冠肺炎病毒的疫苗製造之領域。澳洲的昆士蘭大學團隊已經使用「分子鉗」專利技術，能夠增加新冠肺炎病毒蛋白的穩定性，使疫苗更容易被免疫系統識別，從而激發人類保護性免疫反應。該專案是澳洲唯一一個由「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發起的新冠肺炎疫苗研究計劃的重點內容。這個團隊進行了跨國的合作，考慮今年下半年進入人體測試，明年可以投入市場，發揮抗疫的作用。過去一段時間，大型的藥廠認為，新冠肺炎病毒引起的疫病來得很快，消失得也很快，研發疫苗的投資很大，周期要花費一年半，到了疫苗製造出來了，疫症已不存在了，疫苗沒有市場，這是虧大本的買賣，所以研發的積極性不高。

今天，許多大學的研究班子都不是這樣看，也認為釘着癌細胞的新技術，稍作變通，一樣可以釘着新冠肺炎病毒，作為一個識別的標誌，讓人類的免疫系統的吞噬細胞可以更好識別新冠肺炎病毒國際性的疫苗，發動進攻，將之消滅，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就產生了抗原體。人類的T細胞辨認出異常細胞表面的獨特抗原時，T細胞會變成一個活躍的效應細胞以釋放一種被稱為淋巴因子的化學介質，而這種物質會刺激巨噬細胞令其變得更具侵略性。

其後，這些被活化的或「加強的」巨噬細胞則更容易去吞噬及消化這些已受感染的細胞。這種巨噬細胞只會對抗原產生特异性的激烈的防衛反應，而不會攻擊所有受感染的細胞，可以避免了「炎症風暴」。

只有兩三個小時，哪兒可以找到後備演員呢？縱使有人願意幫忙，卻哪能在短時間內熟記台詞和走位呢？

當我在事後知道此事時，第一個反應是：由該劇導演張可堅 (阿堅) 替代阿蔚。因為阿堅已經四次導演《十二怒漢》，是最熟悉該劇的人。果然，當晚和翌日下午場阿蔚的角色由阿堅代演。

由阿堅臨危受命演出《十二怒漢》，比 Moonlight and Magnolias 由舞台監督演出是保險得多的事情。因為一來阿蔚的戲份不算很重，亦沒有很多台詞，臨時代演的演員的挑戰不及後者飾演男主角的為多。二來，阿堅本身是一名資深演員，雖然準備時間不足，但憑着他豐富的舞台經驗，困難自然迎刃而解，兩場演出亦順利完成。還有一點幸運的是，幸好導演是男性，若然是女性的話，縱使再熟悉該劇也不能扮演其中一名怒漢。

可惜的是，阿蔚那次是再度中風。之後三年，他只能躺在護理院的床上動彈不得，亦說不出令人明白的話。捱過了那些痛苦的日日夜夜，他解脫了。Moonlight and Magnolias 的台上下結局都是喜劇，《十二怒漢》的卻是悲劇。



數天前看到英國一則關於舞台的新聞。在諾定咸郡 (Nottingham) 的諾定咸劇院上星期正在上演鬧劇 Moonlight and Magnolias。可是，飾演其中一名男主角的演員因病缺席，未能在當晚演出。一台戲怎能少了一名男主角的呢？該劇又沒有後備演員，哪有人可以代替抱恙的演員演出呢？

碰上這個問題，一般來說，劇院若無他法，只好宣佈取消該場演出。這樣當然不是劇院所樂見的事情，因為一來令觀眾失望，甚至不悅；二來要安排退票事務是非常繁複的事情；三來做了虧本生意，明明已經袋袋平安的票錢又要再從腰包中掏出來退回。然而，所有支出是不會因你少演一場而減少的。所以，若演出五場的話，便少了兩成收入。這是所有經營劇團者的噩夢。

不過，這間劇院卻很幸運地以一個方法圓滿解決問題，不用取消演出。到底他們怎樣做呢？由該劇的舞台監督代替演出。為何一名沒有經過排練的幕後工作人員可以臨危受命，擔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的呢？原來這名舞台監督自演員圍讀、採排、串排至正式演出，他均需到場。所以，他對該個演出有如指掌，演員的所

有台詞和走位都非常熟悉。本來的男主角也許只記得自己的台詞，他卻連所有演員的台詞都記得，實在是後備的最佳人選。

不過，我相信劇院在表演前也不是完全放心的，因為演出後劇院的藝術總監表示，他當然肯定該位後備演員是一名一流的舞台監督，卻不知道原來他演戲也有一手。這樣說來，他們可能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來演出該場戲的，幸好終能過關。

香港劇場也曾有類的情況出現。二零一二年，劇場空間第四次演出其戲寶《十二怒漢》，由十二位男演員同台演出，資深演員何文蔚飾演其中一個角色。一個星期六，劇團演出下午和晚上兩場。演畢下午場後，大家在休息室內養精神，準備晚上的演出。根據其中一名演員所述，他在室內聽見一些奇怪的聲音，發現是由看來像是正在彎下腰結鞋帶的阿蔚傳出，可是阿蔚卻無法抬起頭或站起來……他被送上救護車往急症室去。

一名演員突然病倒，十二名怒漢只剩下十一名，不能成一台戲呀！即使劇團願意退票，取消晚場演出，也未及通知觀眾，而且觀眾白白走一趟定會引起很多麻煩。可是，距離演出

臨危受命